

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八

宋　呂祖謙　撰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葢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

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

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切以為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孔氏曰禮記每

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　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

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

毛氏曰肅敬雝和相助也

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

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　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　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　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

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　朱氏曰謂是尊奉也　朱氏曰斯語辭也　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剸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　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　毛氏曰孟

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　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　蘇氏曰假大也　鄭氏曰溢盈溢也

横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　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

之矣　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

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　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東萊曰説詩者非惟有鑿説之害亦有衍説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

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　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葢文武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其辭曰於皇武王也　内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　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　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名之曰象　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

音禋音因迄許乞反召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　鄭氏曰清明也　王氏曰緝續熙廣也　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　横渠張氏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　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東萊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　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益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益服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　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　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　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　朱氏曰崇尊尚也　毛氏曰戎大也　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　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衆之不缺　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　李氏抑詩解曰茍能得人則四方

皆訓效之矣　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　鄭氏惠民箋云百辟百君　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强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内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

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葢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_{如字}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

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_{孔氏曰荒大也 横}

渠張氏曰闕而大之也 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 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墜也孔氏曰郊祀天墜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圓丘夏至祭墜祇於方澤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　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毛氏曰宥寛也　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　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　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

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　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

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李氏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　毛氏曰享獻也　鄭氏曰右之右助之　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　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　鄭氏曰儀則式象也　鄭氏曰刑法也

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　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　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歆饗之　時是也　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　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以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　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

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廵行其守

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　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　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戢聚也　孔氏曰薄者語辭也　歐陽氏曰武

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　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也　李氏曰以諸侯𪗋莫不畏威以百神𪗋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　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𪗋也　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　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　朱氏曰𪗋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𪗋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叙諸

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臧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修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　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矣　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　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東萊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

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鍾鼓喤喤華彭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字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强也　毛氏曰烈業也　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君亦自强然後可以成功

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宫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四方同為己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　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　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　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　毛氏曰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　毛

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　毛氏曰反復也

李氏曰既醉既飽益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

鍾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

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　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　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知為周公

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公反民莫匪

爾極貽音夷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　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

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　毛氏曰極中也　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　鄭氏曰貽遺也　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為來小麥也

牟大麥也　鄭氏曰育養也　蘇氏曰率育徧養也　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麰之種　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此之殊　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

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于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訖乞反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恥反乃錢子踐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　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　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　蘇氏曰釐賜也　鄭氏曰咨謀茹度也　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

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暮當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

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嘗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辰之外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　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　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　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　毛氏曰庤具錢銚　孔氏曰說文曰錢銚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銚　鎛鎒　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銍穫也　孔氏云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

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

朱氏曰艾刈同穫也

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　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　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敘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　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

王氏曰為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

人各痔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銍艾矣
東萊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
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於其反嘻音僖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為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
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　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　朱氏曰言我之臣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為耦　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　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

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　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孔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　王氏曰西雝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依也　朱氏曰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　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

之者　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受之至也　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　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　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　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

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可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報歟

鄭氏以秋冬為烝嘗挾祖妣以為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以之為烝嘗也　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為酒為醴音禮烝畀必寐反祖妣必履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　朱氏曰亦助語辭也　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惟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

容無米無粟也　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鄭氏曰烝進畀予也　毛氏曰皆徧也　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　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王氏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　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　朱氏曰洽猶備也

豊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大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有瞽

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古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音横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

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為縣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

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田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古始作懸鄭氏曰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棘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為棘

鞉鞉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朱氏曰磬石磬也

毛氏曰柷木控也圉揭

也孔氏曰樂記有控揭之文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

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

管如篴併而吹之釋文曰篴字又作笛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

王氏曰喤喤厥聲美也

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

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業虡鼓磬柷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

人擊而奏之　王氏曰簫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　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朱氏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在位蓋以此為盛耳　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　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于宗廟 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　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　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槮也　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鄭氏曰鰋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

鱧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大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壁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音佑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毛氏曰相助也　王氏曰穆穆敬和也　朱氏曰於歎辭也　毛氏曰廣大也　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　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　鄭氏曰綏安也　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　鄭氏曰右助也　王氏曰烈考

謂文王也　毛氏曰文母大姒也　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巳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

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祖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載見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鞗音條革有鶬七羊

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尸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入反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 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 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 鄭氏曰交龍為旂 毛氏曰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於旂 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 鄭氏曰鞗

革鞗首也鶬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　朱氏曰按商頌鶬鶬鄭云聲和也　朱氏曰烈大也　毛氏曰昭考武王也　朱氏曰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　毛氏曰享獻也　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　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

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　鄭氏曰純大也　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益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容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祖廟　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容有容有容亦白其馬有萋有且序七

反敦都回反琢陟角反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陟立反

毛氏曰殷尚白　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

毛氏曰萋且敬慎貌　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而來

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

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毛氏曰一宿曰

宿再宿曰信　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

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鄭氏曰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　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　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　毛氏曰淫大夷易也　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猶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猶大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　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於葛反劉耆音指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　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　毛氏曰劉殺耆致也　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

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　李氏曰武詩止於此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

宋　呂祖謙　撰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遥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朝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

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　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葢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　毛氏曰序緒也　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造未成嬛嬛然孤

特在憂病之中　孔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　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　朱氏曰念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

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音奐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　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　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　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　朱氏曰家猶言國也　鄭氏曰美

矣哉我君考武王　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　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為幼稚未有所歷也　李氏曰將勉强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凉薄苦前哲之髙遠也　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為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　李氏曰紹

文王直道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　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葢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　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符弗反]時仔[音茲]肩[古賢反]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　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　毛氏曰士事也　鄭氏曰監視也　朱氏曰將進也　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　朱氏曰羣臣敬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

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我察王之一陟一降于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　孔氏曰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　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頼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毖慎也　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也

王氏曰荓使也蜂之為物善辛螫毛氏曰荓蜂掣曳也　孔氏云

釋訓作𢍉夆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 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小終大者 孔氏曰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黄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云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 鄭氏曰拚飛翻飛也 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 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 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長慎後復有禍難 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

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　王氏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　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也　蘇氏曰予方未堪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東萊曰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勃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戸南反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豔反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嬌反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音姊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　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　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　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　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　鄭氏曰彊有餘力者

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　李氏曰噴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噴衆貌　鄭氏曰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　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李氏曰婦人能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　毛氏曰略利也　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　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　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繹云生也　鄭氏曰達出地也　毛氏曰有厭其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　蘇氏曰緜緜詳密也　毛氏曰麃耘也　蘇氏曰濟濟人衆貌　鄭氏曰有實實成也　朱氏曰積露積也　孔氏曰農

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　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　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　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　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　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　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　李氏曰胡考者耇老也士

冠禮祝曰永享胡耇孔氏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 毛氏曰且此也 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 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為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 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 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 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畟畟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丘方反及筥其饟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黝反其鎛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薅呼毛反荼音徒蓼音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反積子賜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有捄音虬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畟畟猶測測也孔氏曰是及利之狀今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薅拔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荼但云苦菜莫詳其為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人曰荼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亦一驗也毛氏曰挃挃穫聲也王氏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

城也黄牛黒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　鄭氏曰捄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　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榖成熟　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　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

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　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　毛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釋文犉作犉曰本亦作㹚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　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　載弁俅俅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　鼎及鼒音兹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不吳不敖五告反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潔鮮貌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

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

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

之鼐小鼎謂之鼒鄭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鼒　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彼乎於此乎　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　孔氏曰觩然設兕觥貌

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　毛氏曰吳譁也　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讙譁不敖慢恭敬獲福斯壽考之休也　釋文兕觥作光觵曰字又作兕觥　横渠張氏

曰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皆樂章之名爾　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報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歎美　朱氏曰鑠盛也　孔氏曰王師王
肅云武王之衆也　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　鄭氏
曰純大介助也　蘇氏曰熙光也　鄭氏曰龍寵也
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為也　鄭氏曰載則允信也
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　蘇氏
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
天下無不助之者　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
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

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允師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桓謂武類禡馬嫁反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爲注　鄭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　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為注或以為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　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曰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　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　毛氏曰間代也　鄭氏曰皇君也　王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李氏曰武王用兵益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　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曰武王伐紂特封諸臣有功者 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　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　蘇氏曰思辭也　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　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　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

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歎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　朱氏反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缺之孔氏以般樂也為序文曰定本般樂為鄭注未知孰是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

反

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

王氏曰巒山謂之墮墮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墮山喬

嶽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　蘇氏曰猶道也翕河

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　陟其

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

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王氏曰裒時之

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

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駉古熒反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 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

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于農又使馬得其所養

毛氏芣苢傳曰薄辭也

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十六匹為一廄每廄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士別為一閑駑一種而分為三閑士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 鄭氏

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　王氏曰彭彭張也　鄭氏曰臧善也　孔氏曰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比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　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　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佳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　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黄白曰皇黄騂曰黄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黄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黄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黄者謂其赤而黄其色鮮明者上云黄騂曰黄謂黄而微赤此云赤黄曰騂謂赤而微黄蒼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黒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黒曰騏騏者黒色之名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驒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駁隱驎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鬣馬之駿也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駿馬故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毛氏曰善走也鄭氏曰斁厭也無厭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

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曰驔孔氏曰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强健也 王氏曰思無邪一出於正 鄭氏曰徂猶行也 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為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 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

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備筆反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繩證反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駜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駜也　鄭氏曰

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　孔氏曰四馬曰乘　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　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　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　歐陽氏曰振鷺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　朱氏曰鷺鷺羽之翢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　毛氏曰咽咽鼓節也　鄭氏曰于於胥皆也　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鄭氏曰僖公之時

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東萊曰有駜有駜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壯剛強之材也　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　鄭氏曰飛諭羣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　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　孔氏曰歲其有豐年也　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修泮宮無能字　蘇氏曰此詩言作

泮宮克淮夷閟宮言作新廟春秋皆有載世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録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録之録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為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厭周書荅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為善則已矣此述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牆其說不同

王氏曰思發語辭也　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修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　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　王氏曰觀其旂其旂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茷茷飛揚也　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

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　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敎

孔氏釆蘋疏曰藻水草也　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　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毛氏曰載色色温潤也　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宫好其顔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敎之而已　王氏曰載色

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敎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茆鳬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生陂澤中　鄭氏曰

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　毛氏曰醜衆也

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

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

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

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

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戸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　毛氏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　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　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居表反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宫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宫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孔氏曰

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
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
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
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寛洪並
無褊躁 毛氏曰桓桓威武貌 孔氏曰狄彼東南

逷彼東南釋文曰狄逷也　王氏曰狄攘而逷之也　蘇氏曰古狄逷通　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　烝烝猶進進也　毛氏曰皇美也　鄭氏曰吳譁也　王氏曰不揚戢也　朱氏曰烝烝皇皇成也不吳不揚肅也　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　王氏曰不告于訩和也　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逷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

揚未嘗爭頌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音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觩弓健貌鄭氏曰言持絃急也　毛氏曰五十矢為束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　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　蘇氏曰搜矢疾聲　朱氏曰博廣大也　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　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

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盈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于嬌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勑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　鄭氏曰懷歸也言鴞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　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　王氏曰寶

琛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　鄭氏曰大猶廣也　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荊揚也　鄭氏曰荊揚貢金三品　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蘇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閟宫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徵力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　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　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禖宮也　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

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禖宮

閟深閉也 毛氏曰閟閉也 毛氏曰侐清淨也 蘇氏曰實鞏固也 毛氏曰枚枚礱密也 王氏曰枚枚辨也 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憑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毛氏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稺 孔氏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穋 李氏曰菽大豆 鄭氏曰奄猶覆也 朱氏曰

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邰也　鄭氏曰秬黑黍也　毛氏曰緒業也　鄭氏曰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曾氏曰大王去邠居岐盇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云大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删之乎　王氏曰届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　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

牧野之地　鄭氏曰虞度也　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　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　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七羊反毛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　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國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

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導江　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内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　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為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葢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

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强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啟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 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 鄭氏曰交龍為旂四馬故六轡 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 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 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 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　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説　鄭氏曰周公自祖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爲其觸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　秋嘗而言

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　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赤特也　孔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　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　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而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

姿之字也　毛氏曰毛炰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　孔氏曰胾謂切肉　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曰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　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鄭氏曰萬舞干舞也　毛氏曰洋洋衆多也　李氏曰孝孫有慶孝孫得享其福　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

謂毀壞也　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　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　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公徒三萬貝冑直奏反朱綅息廉反烝之升反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茍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縢繩也孔氏曰朱英綠纓之以為矛之英飾弓束以綠繩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内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兵車之法左人持弓

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毛氏曰貝胄飾朱綅綴之　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曰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　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

毛氏曰膺當也　鄭氏曰懲艾也　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　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　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楚名荆羣舒久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　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火

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　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為之用也　蘇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　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　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　朱氏曰詹與瞻同　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説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内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朱氏曰頌其有功如此

保有鳬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繹陽孤桐謂繹山之陽有此桐木也

劉氏曰宅居也　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　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　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　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　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

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　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　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　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　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　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　鄭氏曰兒齒亦壽徵　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　蘇氏

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桷有舄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　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於是斬斷之量度之　毛氏曰八尺曰尋桷榱也孔氏曰桷之旁榱是椽之别名舄大貌路寢正

寢也　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　孔氏曰奕奕然廣大　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　鄭氏曰曼修也廣也　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　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二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三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緍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為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　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　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　鄭氏曰鞉與鼓

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揺之傍耳還自擊　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葢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　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鞉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鞉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　鄭氏曰簡簡和大也　毛氏曰衎樂也　鄭氏曰烈祖湯也　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　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　鄭氏曰綏安也安我以所思而我之謂神

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為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

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

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與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 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

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 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

歐陽氏曰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毛氏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 朱氏曰庸鏞通 鄭氏曰萬舞干舞 王

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　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毛氏曰恪敬也　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　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是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

毛氏曰恪敬也　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馮文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毁其廟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

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初支反）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

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後世以湯

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　毛氏曰申重也　蘇氏曰嗟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　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　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　歐陽氏曰神賚成使成祀事也

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　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　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

有和羮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羮爾　毛氏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　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黄耈之福也　鄭氏曰約軧轂飾也孔氏曰軧者長轂之名以皮纒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容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此即此約軧

歐陽氏曰約軧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

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　蘇氏曰溥將溥且大　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　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　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王氏曰祀

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益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葢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毛氏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
簡狄配髙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
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人名玄
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髙禖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芒
芒大貌　鄭氏曰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　李氏曰
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　鄭氏曰自契至于

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　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　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　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　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　毛氏曰九有九州也　鄭氏曰覆有九州為之王也　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糦詩云大祭也　朱氏曰商世諸侯

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為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　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　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况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

丁孫子哉　毛氏曰畿疆也　鄭氏曰止猶居也

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

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　鄭氏曰假至也

祁祁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　毛氏

曰景大員均何任也　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為河水

蘇氏曰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

河王氏曰景與既景乃岡同意員與聊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　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

未詳　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　鄭氏曰百祿是何謂

擔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荷通）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　王氏曰長發序以為大禘之詩曰雖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　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　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

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　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　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

其祥久見也又説商興之由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　王氏曰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　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益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

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弃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可為王非號為王也　朱氏曰或曰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　蘇氏曰桓武也　毛氏曰撥治也　蘇氏曰契之為人武而能治　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　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　蘇氏曰履蹈也　朱氏曰言契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　毛氏曰

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　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嘗中衰與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　朱氏曰降流生也　毛氏

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　王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
鮮于氏曰假言感假　鄭氏曰祗敬也　李氏曰
式法也　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
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
其純亦不已也　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
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為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　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　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　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　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　鄭氏曰不競不爭也　毛氏曰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孔氏曰又

述湯不爭競不急蹤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禄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禄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　毛氏曰駿大厖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　孔氏曰鄭以為湯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　朱氏曰駿厖之義未詳　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　毛氏蓼蕭傳云龍寵也　孔氏曰荷天之榮寵　毛氏曰戁恐竦懼也　李氏

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具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　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　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　毛氏曰苞本也　朱氏曰櫱旁生萌櫱也言一本生三櫱也本則夏桀櫱則韋也顧也昆吾

也皆桀之黨也湯旣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旣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　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昆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　東萊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音佐右音佑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　孔氏曰震懼也　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

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　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

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

冞面規反入其阻在呂反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

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

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　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一　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　東萊曰冞入其阻裒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鄭氏

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世見曰王孔氏曰氐羌遠夷一世一見於王　王氏曰荊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於女荊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

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　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　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　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　鄭氏曰遑暇也　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　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　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

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　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

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及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

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梴長貌　鄭氏曰旅楹衆楹也　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　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斵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　孔氏曰又方正而斵之　朱氏曰虔亦斷截　孔氏曰以松為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為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　朱氏曰安所以安髙宗之神也此葢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三十二